

張恨水著
春明外史

世界書局印行



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出版

春明外史（全十二集）

每集定價銀九角

七至十二集合售銀五元

（外埠酌加郵費運費）

著作者 張恨水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各埠 世界書局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十二集

- 第七十九回 妙語如環人情同弱柳 此心匪石境地遙浮鷗
- 第八十回 滿座酒興豪錦標奪美 一場驚夢斷蠟淚迎人
- 第八十一回 藥石難醫積勞心上瘡 淵泉有自夙慧佛邊緣
- 第八十二回 一榻禪心天花休近我 三更噩夢風雨正欺人
- 第八十三回 柳暗花明數言鑄大錯 天空地闊一別走飄蓬
- 第八十四回 爽氣溢西山恰成美眷 罡風變夜色難返沉疴
- 第八十五回 落木驚秋心吟詩絕命 撫棺傷薤露慟哭輕生
- 第八十六回 舊巷吊英靈不堪回首 寒林埋客恨何處招魂

了來，恐怕手巾把子，也沒有一個乾淨的。於是笑着對吳碧波道：還要擦把臉吧？吳碧波點頭道：很好，很好！可是一來就要嫂嫂賃事了。何太太抽身轉去，老媽子舀了一盆洗臉水來，何太太也就送着香胰子來，吳碧波明知何太太要何劍塵洗臉，自己不過沾一點光，只胡亂擦了一把。何劍塵對小貝貝額角上，親了一個吻，將他交給奶媽抱，自己却大洗大抹了一陣。臉盆端過去，何太太就拿一隻綠瓷海，斟了一杯茶，放在何劍塵面前。何劍塵對他一望，何太太笑着望後一退，將腳頓了幾頓，於是對吳碧波道：我這人真該打，有客在這裏，都忘記了。遂把杯子放在吳碧波面前，他一看杯子裏的茶，綠陰陰地，微微有點菊花清香。因笑着對何劍塵道：當你進大門前時候，小貝貝一伸手，我心裏就是一動。一直到聞着這杯香茶，我有四五個感想，風馳電掣而過。你和



嫂，固然是相敬如賓，異乎尋常。但是就以普通的人而論，多少也有些室家之樂。何太太正另外找了一個茶杯，斟了一杯菊花茶，放在何劍塵面前，見吳碧波說話，眼光只注意自己的行動，便已了然。因笑道：劍塵每天回來，我都是這樣伺候他的，我想他工作辛苦了，應該安慰安慰他，所以……何劍塵笑道：得了，得了，人家正感到寂寞哩，你還故意給我裝面子，碧波，你別信他這樣客氣，一年也難逢幾次呢。吳碧波笑道：你怕我妬嫉嗎？欲除煩惱須無我，各有因緣莫羨人。何劍塵道：這人說話，簡直自相矛盾。剛才你說有四五個感想，風馳電掣而過，這會子又說各有因緣莫羨人。何太太笑道：吳先生，你怎樣不結婚？吳碧波道：嫂嫂這句話，問得奇怪，我一個人怎樣結婚呢？何太太撇嘴笑道：現在年輕的人，儘管說社交公開，切實論起來，一點也不公開。人家都



說吳先生有個女朋友，吳先生自己就一回也沒有提到過。何劍塵道：你這話越發不通。社交公開起來，男女朋友，這就更是平常平常。怎樣有了女朋友就可以結婚？難道認識多少女朋友，就結多少次婚嗎？吳碧波笑道：這算何劍塵說了一句公道話。何劍塵道：儘說閒話，把正事都忘了。我問你，託你到內務部辦的事，怎麼樣了。吳碧波道：我那做親，見錢眼開，已經答應請我們在公園裏吃飯，把這事完全決定，而且還可以給杏園吃一頓。何太太道：劍塵你出去的時候，不是給楊先生作媒的嗎？怎麼樣了？何劍塵一皺眉道：瞎！我不願提這事了。這是一個負情的三角戀愛，說起來真有些酸溜溜的。吳碧波捧着茶杯，一口一口，慢慢的呷着。眼睛望了桌上擺的一盆盆景，儘管微微笑着出神。何太太道：吳先生笑什麼？有什麼辦法嗎？吳碧波笑道：我想這新式結婚的



事，有女方肯不肯發生問題的。沒有男方肯不肯發生問題的。何劍塵道：那也不見得？吳碧波道：怎樣不見得？我只聽說男子向女子求婚，沒有聽見女子向男子求婚。而且男子求婚，只要女子一答應，事就成了，這豈不是一個證據。不但此也，男子對着女子總不忍讓他難堪的。只要女子有愛男子的意思，男子總會軟化的，所以現在如其和杏園提婚事，莫如向那位史女士提婚事，只要史女士依允了，杏園就不好不答應。若是不答應的話，他和史女士交情也很好的，未免太對不住朋友了，他忍心嗎？況且史女士又是無父無母，原也是個清秀人物。第一，杏園就不能說不好兩個字來。他所以不願者，無非爲了李女士。可是這件事，就是李女士希望他們成功的，也就無所謂對不住。何太太聽了這話，仔細一想，覺得也有理。因道：這位史女士，我也很熟的。明天我



到他學校裏去看他一次，探探他的口風。怎麼樣？若是他願意，再和楊先生說，也許可以成功。吳碧波道：我這話不錯，不是猶之乎畫畫，總要先把全局的輪廓畫好了，然後信筆一揮，便可成就。何劍塵笑道：碧波現在很喜歡研究美術，動不動就談畫，我倒有一把扇子，想找人畫，你路上有會畫畫的人沒有？說這話時，趁碧波不留意，給他夫人丟了一個眼色。何太太會意，却接着說道：扇子上畫西洋畫是不大好看的，要畫中國畫才好。吳先生路上有這種人嗎？吳碧波見他夫婦二人正正經經說着，不帶着笑容，倒信以為真。當時他答應道：你們要畫什麼畫？彩筆的呢？還是墨筆的呢？何劍塵道：我想要張山水，墨筆彩筆倒是不論。吳碧波道：那也很容易，為什麼就料我辦不到，但不知你們幾時要？何劍塵道：現在天氣很熱了，扇子正當時，自然是越快越好。吳碧波道：



好吧！今天拿去，明天我們一塊兒吃晚飯，我就帶來交給你。何劍塵臉上一點不帶笑容，說道：那就好。我想畫國粹畫的，一定是老前輩，請你人情作到底，轉託那位老先生，要署上下款。吳碧波笑嘻嘻地，望着何劍塵道：看罷。那也看人高興罷。何劍塵果然就到裏屋子裏去，拿了一柄仿古雕刻檀香骨的扇子交給吳碧波，還說道：這東西就雅致，老先生一看就中意。吳碧波絲毫未曾留心，談了一會，拿着扇子去了。何太太笑道：你的意思，我全明白，怎樣他一點兒不知道呢？何劍塵笑道：我們別自負罷。人家是不是中我們的計，還不知道呢？何太太道：倒是他說史女士的話，我有些相信，明天我到史女士學校裏去一趟，你看怎麼樣？何劍塵點點頭。到了次日，何劍塵也沒提到這話，吃過飯，何太太就預備去。他是有個學生癖的人，現在要到女學校裏去，更要學生裝



束換了一件白底藍色梅花點的長袍。脖子上紐了一條芽黃色嫩綢圍巾，穿着褐色皮鞋，米色絲襪。長袍底擺小得非凡，一走起來，兩隻膝蓋只撐得衣服前一突，後一裹，何劍塵不覺失聲喚了一句。何太太正拿了一隻水鑽頭髮夾子，對鏡站立，在那裏將雙鉤式的頭髮來夾着。他聽見何劍塵喚了一聲，便扭轉身來問道：爲什麼，不願我出去嗎？何劍塵笑道：你不要這樣扭着身子了。這樣一來，衣服裹在身上，越發現了原形，我不是個畫家，是個畫家，我倒不用得出去找曲線美了，我給你商量商量，把你那衣服的下擺解放解放，不要太小了，我看你走路邁不開兩條大腿，怪難受的。走還罷了，一跑起來我看看真有些像戲台上審李七戲裏的強盜，走起來，那高跟鞋一跳一跳，像帶了腳鐐一般。何太太呸了一聲，說道：俗個閑話，現在大家在是格樣穿，在說好看，

就是耐看勿過。倘個解放哩，我勿曾上過一學堂，耐勿要把我當女學生。何太太說話一說急了，就要把蘇州話急出來的。何劍塵又最愛女子說蘇州話，何太太每和他鬧小彊扭，他倒樂意，便笑嘻嘻的不言語。何太太一想，也明白了，便不再囉唆，就轉着身子，四處找東西。何劍塵道：這樣亂翻，你找什麼？何太太道：我一枝自來水筆呢？何劍塵道：你該打嘴不是？叫人不要把你當女學生，自己學女學生，還惟恐學不像。你不信到街上鋪子裏買東西的時候，保管掌櫃的稱呼你作小姐，不稱呼你做太太。何太太道：廢話少說罷。今天我打算邀史女士上北海，五龍亭，回來晚了，請你去接我。成不？何劍塵道：現在早着呢。還有大半天的工夫，還不夠你玩？他的意思，就是不能去接。但是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何太太早已走得遠了。何太太以前曾到這民德實業女校來過兩

回，所以進門的時候，當一個女學生走了進去，一直就闖到史科蓮寢室裏來。他那寢室門是半掩着，推門伸頭一望，只見史科蓮穿了一件齊腰短褂，散着大腳短褲，踏着一雙半截鞋，躺在一張藤椅上，左手拿着一本半捲的線裝書，右手拿了一把蒲扇，有一下沒一下的扇着。門一響，他昂頭一望，連忙拋書笑着站了起來。說道：「啊呀，原來是何太太，少見少見。」何太太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怎麼你們學堂裏靜悄悄的，一點聲音也沒有？」史科蓮道：「現在是暑假時候，留堂的學生極少，所以這樣安靜。」平常這屋子是五個人睡，現在却只我一個人睡，你瞧，多麼痛快。說時，讓何太太在床上坐着，就拿桌上的茶壺斟茶。恰是茶壺乾了，滴不出一滴水來。史科蓮開着門，就要叫老媽子。何太太連連說道：「不必不必，我現在不喝茶，你有工夫沒有，我們一塊兒逛北海去。」史科蓮笑道：

我除了睡覺吃飯，全是功夫。何太太道：好極了，好極了，請你換一件衣服，我們一塊就走。史科蓮道：大遠的道來了，應當休息休息。何太太道：出門就坐車子，再遠的道也不要緊。要休息上北海去休息罷。史科蓮道：什麼事，這樣忙法？難得來，來了又不肯多坐一會兒。何太太笑道：正因為難得來，這才願意和你去多玩一會兒，別客氣了，我們走。史科蓮因為他催得極厲害，果然不招待，和他一路到北海。他們進的是大門，走過了瓊島春陰，何太太便覺得受累，因笑道：我怕走，我們到漪瀾堂去坐船罷。史科蓮道：走這一點兒路就嫌累，那還了得？越怕累，越不運動。越不運動，也就越怕累。將來身子一點也不結實，風一吹雨一灑，就會生病。何太太笑道：要運動也不在今日這一天。你別鼓勵我，鼓勵我，我也要坐船的。史科蓮也笑道：遇到你這種人，就是有金玉良言勸你，

也是枉費的了。好吧，就依着你罷。二人走到漪瀾堂碼頭上，剛好有一隻小船，就要開走。買了票，史科蓮先一腳踏上船頭，何太太却牽着一隻旗袍的下擺，先慢慢的在碼頭上移了幾步。一直移到和船相近了，這才伸過一隻腳來，作那試試的樣子。史科蓮走上前，便牽着他一隻胳膊，向懷裏一帶，何太太未曾留意，就站立不住，早是人向這邊一歪，那隻腳也不由自主的走過來了。何太太不料他有這一着，嚇了一身汗。史科蓮却没有事似的，引了他一路進船艙來。因笑道：天下無論什麼事越顧慮越膽子小，一鼓作氣的幹，倒是十有八九成功，你相信我這話嗎？何太太定了一定神，笑道：我相信你這話，說時，對滿艙裏一望，見有許多人，便道：我們再談罷。大家默然坐了一會，船已行到海心。這時滿海的荷葉，層層疊疊，堆雲也似的長着，一片的綠色，不看見一點



水光，荷葉叢中的荷花，開得正好，高高低低，都高出荷葉一尺或數寸，風一吹來，如幾千百紅鳥飛舞。荷葉中間，一條船行路，只有丈來寬，並沒有荷葉，兩邊的荷葉，倒成了綠岸，這彷彿是一條小水溝了。太陽晒着荷葉，蒸出一種青芬之氣，一坐在船上，時時可以聞到。史科蓮伏在欄干上，正看得出神，何太太却在他肩上搖了一下，說道：看看，那邊有熟人來了。史科蓮見前面來了一隻船，船頭上站着一個人，點頭向這邊微笑。正是楊杏園，手上拿了一柄摺扇，摺着拿在手裏，不住的敲着船篷，態度好像很閑雅。兩隻船越走越近，走得極近，兩船相挨而過。何太太便笑道：楊先生幾時來的？怎樣往那邊走？楊杏園道：我早來了，現在回去呢。何太太道：怎樣回去？這樣早？楊杏園笑道：我是一個人，太無聊，回去罷。何太太道：現在我們來了，劍塵也會來的，待一會回去，好不



好？楊杏園道：我現在到了那邊，復又回來，那往來得一個鐘頭，太費時間了。怎麼二位同來？史科蓮笑着點了點頭。說話時，兩邊相去漸遠，只好遙遙相望。過了一會，船停在一排大柳樹陰下。於是史科蓮跟何太太一路登岸，這時五龍亭一帶的人漸多起來，樹陰底下人來人去，很是熱鬧。史科蓮道：我們別上前去罷，那亭子裏全是人，亂七八糟。何太太道：呦！你們天天嚷解放，男女平等，還這樣怕人。史科蓮道：不是怕人。我們不是來乘涼休息的嗎？怎樣到人堆裏頭去擠呢？兩人沿柳陰，在岸邊一面說，一面走，只是徘徊不定。突然有個人在身後說道：兩位小姐，這裏不錯，很涼爽，就在這裏坐罷。何太太回頭看時，見一個穿半截藍布長衫的夥計，肩膀上搭了一條長手巾，站在面前，還沒有理會他。他又笑道：這兒好，沒有人，我給您搬桌子椅子來。何太太對史科蓮道：



要不我們就在這裏坐一會罷。一言未了，那個夥計早向着柳陰那邊茶櫃上嚷道：打兩條？一剎那間，半空裏飛來一捲白手巾，只聽拍的一聲，這個夥計已在空中撈住。他將手巾捲打開，便給何太太史科蓮，各人送上一條。二人接了人家的手巾把子，再不好意思不坐了，只得聽着夥計的支配，就在這裏坐下。史科蓮坐下時，腳踏着一叢青草，椅子背又靠了一棵樹，忽然想起去年和李冬青在這裏喝茶的時候，有一個楊杏園加入，自己也是坐在這個地方，和楊杏園開始作正式的談話，時光容易，這不覺已是一年了。那事恍惚如像昨日一樣，李冬青已遙遙在數千里之外了。史科蓮想出了神，手扶椅子站着，竟不曉得坐下。何太太看見笑了起來，說道：史小姐，你在想說麼，都忘記坐下了。史科蓮被他一句話提醒，笑道：我真是想出了神，我記得去年這個時候，

